皇明紀略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五

皇明紀畧

長洲皇甫錄著

後湖志國初天下户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計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至弘治十五年則户計九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計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國初田土計八百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千八畆稅粮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石至弘治十五年田土計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頃七十五畆零稅粮二千四百四十八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石六斗十一升如此則户日衰而田愈少有司不察漏閑冒報之弊徒為重役加泒之徵無恠乎民之日困而僞

之日滋也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有神光燭天明日廟忽移置東路今其地方丈許不生草元至正乙未夏渡江自和州取太平路丙申春取集慶路丁酉春取寧國路秋取楊州路戊戌春取建德路冬取婺州路己亥秋取衢州處州路庚子夏取信州路辛丑冬取饒州路壬寅春取江西諸路癸卯秋克偽漢陳友諒甲辰春稱吳王湖南北江東西諸郡皆平秋取廬州路乙巳春取寳慶路夏取襄陽路丙午春取高郵淮安徐宿濠泗穎安豐諸路冬取湖杭嘉紹諸路丁未春取沅州路秋取平江路張士誠平冬取益都路及濟寧萊州東平由海道取福州戊申春即皇帝位南取建寧延平路北取東昌路秋克燕京元帝北遁遂

清中原天下一統萬古帝王所自立之地積于夷狄者百年一旦
取而後之

國朝科第自洪武庚戌至甲寅五年皆秋試辛亥春試宋濂所謂二
月會試畢三月 太祖幸臨豪八月鸞旋九月廷試傳臚唱名於
午門外是也會元俞友仁狀元吳伯宗十五年以後仍舉秋試而
春試定於乙丑方孝孺撰南畿鄉試錄序謂至甲子而始盛乙丑
春試會元黃子澄狀元吉安登科錄作捏以善平陽縣志作丁顯
當是戊辰會元施顯狀元任亨泰辛未會狀元皆許觀即黃觀登
科記作韓克忠雒志是年狀元福建陳郊 太祖以一榜皆南人
覆試得克忠以下皆北人故陳郊無傳甲戌會元彭德登科錄不
載狀元張信丁丑會元宋琮吉安題名記以尹昌隆為狀元或云

宋琮陳郊皆除名故以尹昌隆為首陳都憲鳳梧言國初有唐狀元者以事除名故登科録缺而國子監碑亦廢疑即是科也庚辰會元缺狀元胡靖即胡廣廣與楊溥同與廷試初擬溥為狀元而廣次之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胡廣人對蓋謂溥也館閣誤聞遂以廣為第一永樂甲申會元楊相水東日記作劉子欽狀元曾棨丙戌會元鄭文興吉安題名録作朱縉狀元林環己丑會元陳璲是永樂七年試畢上幸北京至九年辛卯廷試狀元蕭時中見王直撰錢文肅神道碑壬辰會元林誌而狀元亦擬之太宗曰馬鐸氣象廣大林誌學問淵源當以鐸為首誌次之故馬鐸為狀元乙未會元洪英狀元陳循戊戌後皆有録可考而永樂甲辰狀元初定豐城孫曰恭　文皇曰朕方用刑尚寬期無為而

化遂以無爲刑寬爲首曰恭第三 水東日記謂臨汀張顯宗狀元及第前一夕 高皇夢簷下有一釘掛兩絲墮地撫汀志皆載顯宗進士及第按顯宗當爲汀之寧化人及按地誌作丁顯日記誤也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日 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傳臚狀元彭時儒士榜眼陳鑑嘗爲神樂觀道童探花岳正嘗爲慶壽寺書記東里集載豐城朱善字備萬初授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後至文淵閣學士不知是狀爲何名莒州志載程璨登洪武丙辰科進士任御史于賓楊膺登洪武己未科進士賓任給事中膺任中都國學分教則庚戌以後乙丑以前皆舉春試矣盧熊作吳郡志謂洪武四年金璹榜璹崑山人續志者皆以列於狀元施槃之前歷考崑志及訪崑之耆舊皆無所謂璹者練

安子寧作金川玉屑集有送花狀元奉詔歸娶詩亦無考
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得宣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柴舍真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又有馬兒潑兒其後悉令歸宗周舍即沐英見史傳而功臣録載朱文剛朱文遜亦皆養子文遜取無為州與守將花雲非陳友諒死難文剛即柴舍與耿再成守處州被苗帥賀仁德等所害都指揮使徐司馬即馬兒都督僉事何文輝元帥世隆孫也即道舍　武宗時被寵遇者亦稱義子男上教坊伶人多冒名其間不可悉數如朱寧朱安者宦官子弟也許泰江彬者武冒也周惠疇者中書也其與國初義子異矣

太祖吳元年八月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征張士誠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卿等討張士誠戒飭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張母墓在盤門外人稱為太妃墳百餘年無敢樵採者　太祖之德厚矣弘治間一達官之子知其中有可欲恃勢肆奸盜發之得其金寶鉅萬益富橫吳中後屢為人訟於按使竟以賄脫嗟乎　太祖之法能行於草昧震蕩之時不能行于昇平安養之日能行於被甲荷戈之士不能行於世祿紈褲之子惜哉

太祖嘗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為官吏永樂二年李衡舉進士自言臣父洪武中死於法不敢違例干進　上曰

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朕不爾罪宣德七年上命大學士楊士奇曰舜殛鯀用禹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刑之家今不在近侍乎汝於勑諭中許過犯子弟有文學才行者並聽舉用今刑丧過犯之禁當止論本身而官吏往往受制何也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副榜進士之例

太祖即位追封 繼祖爲義惠侯妻婁氏爲夫人繼祖嘗割地以葬 皇考妣者也

宣德元年以蘇松嘉湖諸郡多豪右不法命大理卿胡槩參政葉春錦衣衛使任啓御史賴瑛按治之一時被没者凡數十家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備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於用　太祖之法弛矣

予在儀部得閱安南所進鄉試錄稱承宣使阮公正叅議陶正卿洪德二年辛卯秋八月集管內士試之制分四塲一四書五經義二制詔表三詩賦四策列所取七人曰阮井吳子盈范頌黃綸劉汝虞武敬武德清前叙海東府雲長州知州范托後叙海東府萬寧州知州黎化策中稱聖朝啓運　太祖高皇帝以天錫智勇之資躬億兆君師之任首設明經之科以求鴻碩之彥其規模洪遠矣文皇帝克詰兵戎鼎新科目文武並用各適其時　皇帝聖神文武奮發有為敦責前功規恢盛治科舉既已舉行文武又以並用

則我　列聖德化被於海外者可徵也

憲宗皇帝受終日　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

憲宗賓天下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為成法云

成化間楊文懿公守陳嘗具疏言國史不可滅建文中朝政與忠於所事者史官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緝疏未上公逝矣　弘治時禮部主事吾蘇楊公循吉嘗遣子疏復建文廟號中沮近有革除錄板行天下然一時死義之臣漫不可考者亦多也

夏忠靖公原吉嘗諫征北虜獲罪籍其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而已　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遣官校逮繫檢其橐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二公皆湖人也

唐尉遲敬德與我朝常遇春俱封鄂國公謚忠武蓋不但勇畧之似
而功烈亦相侔也
正統中民間有輸穀一千二百石遣行人賚璽書旌義之表其門
太祖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父老經濟等來見上與之宴歡甚誠
其訓導子孫為善且曰濵淮諸郡尚多寇兵不宜遠出此與漢高
過沛使父老佐酒事同而懃勉之意尤拳拳也
右副將軍李文忠獲元諸孫的買八剌等送京師獻俘　太祖曰古
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商曾用乎但令服本俗衣以朝仍賜衣
冠建第龍光山封崇禮侯
宣德四年都御史顧佐憲度嚴明有吏挾私怨捃佐責放隸卒上命
佐自治之且曰易被以給芻薪不足為過也今京官俱給柴薪皂

隸銀兩疑始此

太祖嘗以太醫院使葛京山院判郝有才鄭德素有功年老特令致仕而以其子代職今太醫院官族得隸籍供事疑始此

文皇嗜沈度書法嘗鏤其名氏於笏塗金以賜度　孝宗極嗜之官其孫世隆為中書舍人

弘治癸亥以往　孝宗時召內閣部院大臣於文華殿或賓座後平臺間咨訪時事慨然欲復　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陽謝公遷在內閣學士吳公寬制誥倪公岳戴公珊楊公守隨皆召自南都岳為吏部尚書珊為右都御史守隨為大理寺卿時戶部周公經禮部傅公瀚兵部馬公文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鐸既而尚書許公進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史公琳張公敷華侍

卿王公盩相繼代任一時得人甚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者舉用殆盡

國朝事蹟永樂間凡郊社慶成聖節　皇太后壽誕東宮千秋節祭太廟社稷先農皆賜宴今特慶成有宴　皇太后壽旦賜麪聖節給宴賞鈔諸祀分胙而已

正德庚午太理評事羅僑疏請視朝經延上大怒逆瑾欲杖僑曰使僑入內乃知從諫之妙於是廷臣會議莫敢出言予奪草疏曰僑之輕言固迂妄當誅而僑之敢言則忠誠可憫舉朝稱善　上怒亦解僑僅免官去

逆瑾時又詔餘姚人輕薄不許選京朝官有在任者皆調外後又詔下江人不得濫用

天順間李賢自郎署入翰林歷至內閣劉崇盎自方面入為祭酒正

正德間劉宇自縣令歷都憲曹元自郎署歷方面皆躐至內閣王雲鳳自臬司為祭酒事同而公私異也

太祖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笋穿壁四句為字式

太祖怒曰堂堂天朝何譏誚如此腰斬以徇經生信四明人時為翰林修撰

國初選庶吉士分置府部如乙丑進士于子仁為參軍府庶吉士見劉三吾送行序永樂以後始隸翰林院命學士教之

國初李秉正犯罪免歸鬻其四歲女為貲　大祖命臠之以為不父者之戒見御製集

六科遇公事差遣除都給事中不動餘以次行正德庚午冊封占城

國主禮部請以給事中李貫為使內批還着李掌科去蓋指禮科都給事中李憲也璜嘗以為皇門且曰爾等出入天子之門故稱皇門豈勉之當時以為笑談也

正德己巳詔問教坊童孺百人送鍾鼓司習技又詔天下擇其技倡優以進時廣平進筋斗色數人技巧絕甚璜詠乃移檄止之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議各省主試以進士為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濂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劾楊為不孝王為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

光祿寺凡供用內府醮祭果品俱用簇飣僦工甚費厨役恒苦之

孝宗察知其狀命改為散裝且曰奉天格祖在誠孝不在修美也自後率以為例時予適為膳部員外郎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為　武宗所眷得賜珠服傳寵嘗奉勅祠于泰山攝卿而行後乞骸歸西山自號雲樵尋被召用特賜堂名曰勉起中外于　者爭以奇貨賂之得所願者賢報以名香目曰雲中春信為朱寧中傷杖死賢父亦以技受寵于　憲廟任為中書舍人

禮祭社用上戊先朝偶以事遲至中戊遂因循之　弘治間御史四明金洪疏其事洪素刻薄至是尤極矜肆將使禮官屈意上察知之視朝後召禮書張公昇於寶座後命止且揭帖陳所由以進洪疏免覆明日詔復上戊君不與洪者中外稱快焉

景泰間內閣商公輅等協府院奏西廠太監王質年幼百户常英奸
惡肆志遂罷西廠至　正德間始復時又立內刑名廠逆瑾主之
未幾一人而瑾事露首下馬若為瑾設者
仁宗設弘文館命翰林學士楊弘濟侍講王汝嘉居之以備顧問又
擢給事中何澄編修楊敬與儒士陳繼共事見繼送何序館在大
內之西　正統初始革
朝廷鉄經筵官內閣悉於翰林中選正統初　章后內批云如何不
見推舉外官於是劉球等數人自部屬進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人于冊堦內同賦白
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為第一王淮為第二餘賞賚有差
孫賢當廷試日上偶行至其處問其姓名對曰孫賢上因誦但願子

孫賢之句詰臣遂疑上注意於賢卒狀元及第矣

景帝即位始求顏孟周程朱之子孫各一人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

官以奉祠

武宗時以工部尚書才公寬揔制三邊公率師大敗北虜乃悉命左

右追襲無一人自衛者於是公平日所慢士得詐為虜伏兵執公

殺之竟莫能究徐參政翊時為西安守知其事

嘉靖初其肅都御史許銘以减省軍餉被衆焚其廨宇而殺之大同

都御史張文錦委參將賈鑑開白㵎河鑑以苛刻為衆所殺文錦

執其首惡將按之竟亦被害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氷方合　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

然尚有旬餘日也　上曰春迎之即至耳焉能俟之命迎春於揚

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澌臣民駭覩

武宗自南都還駕過鎮江幸閣老楊公一清第連夜暢飲製數詩刻于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數石去幸閣老靳公貴第撫其柩選番僧善呪者䠊之

武宗嘗狎邊妓劉氏時稱為劉娘娘劉恃寵畧不以上為意苟有所忤輙稱病不起上為之失措然多所規輔如蘇杭之行决矣而劉以百計止之上幸鎮江劉輒先過江遣人促駕刻期以返於是衆不以為怨竟免於禍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如七品官月支本色米七石足以養廉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餘皆折色折色以鈔為準米一

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鈔法不行不值一錢布一疋值銀不過五錢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或通不得支其何以養廉其何以使之不貪

建文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葱葱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為　文皇讖也

都太僕言　仁宗監國問諭德楊士奇曰哥窯器可復陶否士奇恐啓玩好心答云此窯之變不可陶他日以問賛善王汝玉汝玉曰殿下陶之則立成何不可之有　仁宗喜命陶之果成士奇不悅後以玉弟汝嘉卒其子乞墓銘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禁林而長厚之德人於汝嘉無間言盖亦為此而發也

太祖嘗以胡大海配享晉下壼廟封楊國興為宜興城隍顯佑伯

太祖征陳友諒於鄱陽湖被圍甚迫介士韓成請服龍袍冠冕誑賊投水死圍解友諒平上念成忠賜封高陽郡侯建祠於康郎山有司歲時祭祀予觀授散騎舍人論者謂成與紀信誑楚事同而成之食報則異　文皇靖難時有一瑞服建文袍帯赴火死此又與紀信韓成事同而其姓名無傳焉可慨也

宣廟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数金時楓橋一粮長以郡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虫必異竊視之躍去矣妻　懼自經而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焉

劉瑾擅政忌張永軋己乘逆鐇之隙命永帥師討之意鐇勢方熾永遽無功因可剪也永未至安化鐇就擒永初出師奉勑乗馬由馳道上親送出正陽門瑾益不平計其歸必復　由正陽門

入列衛校佯而擒之永竟入崇文獻俘既畢上曲宴於豹房語甚洽永因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為曰欲為天子上曰彼為天子必有安我處永曰彼為天子尚有安陛下地耶上怒然已酣醉夜分矣永急呼馬永成等扶上乘馬排閤門瑾以直宿閣中怒出不遜語永曰上在也瑾益怒罵不置上始知瑾狀命繫於菜園待罪明日下內刑廠又明日捕瑾黨俱下錦衣衛獄詔百官廷鞠瑾顧左右廷臣曰諸公有今日誰不由我若我反諸公宜皆知之衆惶汗斂避惟駙馬蔡公震禮書白公鉞正色叱曰亦有不由者乎命批其頰按以叛逆

正德戊辰廷試閣老焦公芳以其子黃中不得及第僅居二甲第一遂變制刻其所對策幷刻三甲第一者是年庶吉士入院僅四月

而授編修黃中與吏書劉公宇子仁力也踰年黃中出使特陞侍講後以瑾黨皆免歸餘多外補實黃中仁累之也

弘治乙丑春朝鍾新成而細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裂五月上崩崩之日大風折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而上者

正德初逆瑾等八黨被罷而王岳獨守正每言上動靜於內閣故諸臣得以實諫瑾察知忽傳旨命岳南京鎮守刻期遣行復使人偽為衛校持旨追至清源賜死截其耳以為信於是偽詔斥內閣部寺科道數十人文士之禍始慘矣

八黨自王岳死後但存五人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也外雖和同內實相傾及瑾誅魏彬在司禮監馬永成欲易鎮守內臣勅仍與刑名等事彬曰已有詔革不可復行永成怒曰凡事吾輩同

議爾何敢專因毆彬二人訴於上両罷之乃以張永管司禮監無
何求為内官能茂奏謫孝陵司香谷大用亦以事罷京師謠曰馬
飽不用喂鼓破不用張五人同一心劉瑾去頂缸方音呼魏為喂
谷為鼓也

王文恪公言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上命置酒於樂館集公
卿大臣侍飲極歡東里公獨不豫是日一學士醉歸忘其帶詞林
為賦醉學士歌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為文五十篇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
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為文於内閣謂之投
獻殆亦制科之意後諱其名廢不用

洪武癸未　文皇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災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

三月殿試於是有前後甲申科之稱正德庚辰以　武宗南巡
其年春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有辛巳科三科皆登極之年殆
運數使然

菽園雜記楊文貞公妻早世止一婢侍　太后常召入内見其容服
甚陋命嬪御為粧沐且賜衣飾笑曰楊先生當改觀矣

常遇春死子昇以罪謫戍廣西藏平巾有興呵從　太祖令人往刺
之昇覺乃自盡

李景隆枋傑　文皇既而降為　文皇所薄聚家置獄中正統間始
釋其後

正德十四年諫止南巡請戮朱　江彬者俱被譴謫主事陸震行人
李惠孟陽俱杖死

國初冬至正旦節百官皆賜宴　高皇曰誤其祀先奉親於朕有不安也乃命賜宴賞鈔今聖誕節亦以為例國初條例與會典差異

背難矣渡江吏部尚書張紞自經於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隷相繼投池中死此華除錄載而未備者

正德間刑部吏有被郎中捶辱者乃指其盜易職絹事訴瑾瑾按實曹臣悉被黜而擢其吏為刑部司務諸曹皆不能安張彩言於瑾改易州幕官

成化間朝行忽自相驚擾如有鬼物使之者而實無所見也上亟還宮竟莫測其故

洪武三十二年四月建文以讒言遣人囚湘獻王于宮城欲執之獻王具衣冠赴火死闔宮皆從之見解公縉所撰神道碑文

宸濠之叛也上傳旨云便着提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揔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提各鎮邊軍前去征勦蓋自謂也

正德十四年三月兵部郎中黄鞏陸震奏為陳言圖治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等六事其曰名號指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也曰遊幸指上幸大同太原陝西榆林延綏諸處也曰小人指朱寧江彬奸佷傲誕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此始也二臣皆被責百数震死鞏罷職去彬使人追刺於途有管洪主事知而匿之紿刺者已前往矣鞏得微行免於難　嘉靖初詔起為大理寺丞未幾責傷之疾發卒

正德己卯逆濠僭擬有顛覆典刑壞亂紀綱朝儀盡廢廟祀不脩建寺禁中路處妓女玩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賊賤

靡不樂為蓋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裡東至永平諸處西極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穀逐諫臣以拒南遊之阻既奪指揮之妻稱為馬后又納山西所獻娼婦呼為娘娘等語

正德五年六月上自稱大慶法王命吏礼二部便寫勅鑄印與他時予為儀部郎中專印事

弘治戊午秋仁壽宮災正德甲戌春乾清宮災嘉靖改元夏日精門災乙酉夏仁壽宮災

古人謚必有議謚不當則加貶削我朝之謚國初猶存公道如曾郎曰荒伊郎曰厲是已其後惟官尊者有謚謚定無改奪者古意蓋蕩然矣又官由翰林方得謚為文而劉公球謚忠愍以其節也若魏文靖公驥葉文莊公盛吳文恪公訥姚文敏公夔邵文莊公寶

則翰林之制安在謚以易名故陳公文以翰林謚莊靖若尚書金
公忠謚忠毅王公文謚文愍則易名之義又安在乎
晉開印綬監一老内使云國初鑄将軍印十六顆見行者十顆即征
西征南征虜征蠻諸印是也餘貯御榻之側有事則請而行之又
按條例國初鑄将軍印紐有立虎伏虎单火珠雙火珠之别其文
則皆風字篆取其神速也
成化間山西陽曲王以敗倫肆悪問革為庶人求辨至百餘本皆被
切責正德初逆瑾受賂銀二萬兩特旨云鍾鍍准復王爵自是求
復者蜂起矣
弘治丙辰科道官交章極言皇親壽寧侯太監李廣專朝廷震怒
下錦衣衛獄僅存三数人署事而已人皆危之翰林楊公守阯以

書厚諷居大宰鏞乃恊群臣力諍於是僅免
孝宗嘗罷朝宣都御史戴公珊於寳座後問近來御史在外多生事害人珊對曰有之由吏部所選也　上曰吏部選在一時爾之教誨在於平日何得但言吏部耶今宜察其甚者一二人奏來處治自能畧百矣珊愧謝而退
孔廟去朝堂數里凡春秋祭皆在夜分時禮畢趍入朝稍緩即誤弘治己未刑部主事陳鳳梧奏言是祭丙而非祭丁也上然之命百官是日免朝著為令
朝制端陽節賜百官摺扇縧索寒至賜百官戴煖耳正德間以時賜百官穿紗羅紵絲
孝宗之崩病熱也院判劉文泰以熱劑進上渴甚索水勅不可閹臣

有進瓜者　上咲之僅能出言召大臣受顧命於是文泰下獄然
僅謫廣西戍而死

國初太學成　太祖喜曰有福者在此坐孟言太學也時上偶坐廣業其後生徒出廣業者率多顯貴視他堂特盛遂相傳為上言之兆

吳文定公卒後朝廷贈官議謚命祭葬仍官其一子為中書舍人時公長子奭已承蔭為國學生部以次子奐進　上特改奭為中書舍人而以奐補國學謂弟不可先兄也群臣嘆服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攜銅缸作聲若稱冤者　上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閹也

京師祭孔廟先二日上御奉天殿傳制百官朝服侍班內閣臣受命攝祭鴻臚寺官二員導引至朝房齋宿次日詣廟祭酒司業迎至中道習儀止用鳴讚設樂而不作　引官曲躬斜行如導上禮百官陪祭者列銜籍中謂之集禧簿予嘗三主其事

弘治癸亥春大風伐祖陵松柏上遣禮侍王公華往鳳陽祭告公陛辭俯伏三叩頭上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叩頭時朝行嘆其知禮蓋前此二事叩頭揔一俯伏若作一事也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十餘人進馬報稱三千人太監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失利歸秋七月野仙等大舉入寇否泰錄言野仙求婚通使皆私許之因進馬為聘朝廷不知答詔無許婚意野仙愧怒於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既遣斷馬井源等四軍禦

之王振勸　上親征至大同還駕八月十三日至狼山為虜所及
至土木去壞來僅二十里以輜重千餘輛未至留待遂被圍一
五日　英一北狩古穰録言朱勇兵敗於鷄兒嶺駕駐土木人馬
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地至二丈餘無泉冠見不行退圍忽傳起
營南行就水未二四里虜復進圍四面擊之二十餘萬人中傷者
過半死者山積衣甲兵器盡為虜有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
盛於此者也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持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
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
無光琵琹軍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一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
華承天俱燬正統間浙中山移於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

歷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沒千餘家南京殿宇火明日殿基生荊棘二尺許

正統時南奉天殿灾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灾而後九廟成揆之人事皆天數與

京師有蒯侍郎衙衕蒯爲吳香山人斵工也永樂間召建大內凡殿閣樓榭以至迴廊曲宇隨手圖之無不稱上意者位至工部侍郎子孫猶世二業　弘治間有仕爲太僕少卿者今江南一工巧工皆出於香山近七陵九廟等功成工匠爲卿者多矣而工曹亦被濫恩時謂工官轉遷何異斜封墨勑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與言官論朱寧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白於大司馬王公瓊者王以語寧且曰爲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

居寧屏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銜之即傳旨罷彭官而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索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家衆皆秉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爲之稱冤時陸太宰完稱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呼於朝幸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皆以應濠黨編籍嘉靖初詔起彭公爲兵部尚書云

正德間上命太監廖某鎮守河南等處訪察官吏賢否兼理軍民詞訟總督黃河一時鎮臣勑任鮮有比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巨閹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有水上疏閹懼罪曲為掩飾子器伏責中外惜之

郊祀省牲日駕還無樂正德間上始命製之樂章為李文正作也

逆瑾時文臣被闒木之刑者不令坐卧不數日輒死山西劉御史澤被刑時夜有金甲神來伏於地令坐其背上又嘗以藥啖之邏校多有見者劉獨得生後起知揚州

成化間夷人於朝堂爭賞衆莫能止太宰屠公鏞時為御史奏曰夷人當守喧譁似有不平合者通事查問既不失大體而遠夷亦知所畏上甚悅群臣亦敬服焉

逆瑾當國惧無以懲言官者大學士焦公芳進計曰文臣所惧惟杖責耳於是首木笞捶之法日熾後悉以為例

永樂二年曾棨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兄弟也　文皇御批棨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擢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顯良哉批述曰環偉

之才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擢居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擢爾第三勉其未至罔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入貢胡忠安公訐令得知院使進青鼠裘爲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截殺得知院使得知院亦聚兵殺也先殆盡於是土木之怨少雪事隱鮮有知者近出於胡氏子孫而郭郡倅汝載爲予言之郭胡至親也

汝載又言忠安奉使於外遇土酋以櫻桃三奩來饋公問所欲曰求洪武正韻耳公與而却之　文皇使人覘知之公還因遽問曰櫻桃小物道渴中何却耶公曰因求書故却耳　文皇嘆賞久之

高皇將宴群臣預題一詩命武臣習之至日群臣應制作詩而武臣

特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進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
五湖四海春融七群臣知上意也皆謝不能
洪武三年命福建行省都事沈秩監察御史張敬之使勃尼國永樂
五年命太監鄭和使古里國即西洋大国也七年使滿剌加國十
一年命陳誠子魯使西域歷哈密火州別室八里哈烈撒馬罕兒
諸番又命和使古里歷占城爪哇暹羅啞魯蘇門荅而南浡里榜
葛剌錫闌小葛蘭忽尔没廝阿丹天方四十一国二十三年八月
詔停止和與王景弘侯之二率官兵萬七千六百有奇船三十號
大者長四十五丈會稽馬歡作瀛洲勝覧太倉費信作星槎勝覧
宣德間將命使通西洋諸國會　英宗踐阼不果
李文達公言　宣帝上賓　張太后即撤宮中玩好罷不急之務禁

中官㒺遺政歸臺閣委重三楊雖太監王振無敢專擅故正統數
年天下休息人稱為女中堯舜菽園雜記謂諸事皆王振之功固
不可知要當以文達之言為是
宣宗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諭之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
上比茅茨不剪之意亦庶幾不忘乎儉矣
永樂十九年四月上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此殆巡
撫鎮守之始
朝制大臣蔭子入監必奏行禮部覈其事行得實乃為覆請今悉歸
之吏部　祖宗之法置不用矣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請黜楊雄從祀而進董仲舒　太祖
嘉納之至成化三年七月十四日詔封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国

為溥寧伯蔡洸為崇安伯真德秀為浦城伯通行南北兩監并天
下學校改正從祀

永樂己亥秋上以有司薦布衣艾瑛至見而奇之遂授浙江右布政
使前此所未有也瑛字廷璽鳳翔隴州人

洪武癸酉崇仁縣令羅恢上言孔子廟庭從祀如論語稱有若者四
責宰我者二宜以有若居十哲而以宰予居兩廡公伯寮沮壞聖
人不宜從祀蘧伯玉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
奏不報恢字師聖永豐人任至国子博士見周叙撰恢墓誌

宋仁宗像真武我朝 孝陵像文昌見劉定之贊

洪武元年春正月 太祖即位祭告天地文其畧曰帝賜英賢李善
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遂有戡定采石水寨繼于海牙方山陸寨陳

也先袁州饒祥江州陳友諒潭州黃忠信新淦鄧明龍泉彭時中荆州江珏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辰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国珍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處之兵逐息民於田里觧縉紳論上功德其大征伐有四曰縛張士誠致陳友諒友諒為偽漢張九四為偽吳明昇為偽夏方国珍為偽宋

閣老楊公廷和性度楄倜然能任大事　武宗革命之日江彬在位天下事殆不可知而公獨能奮力婥智縛彬就獄以死奪冗官百人於憂強烈熖之中不一顧避於今上可為有定策功至議礼不合為言官論列失意而歸每言革命之事未嘗不泣下霑襟也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千五百石者

率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兌占天運有任上策言武事一綱三目 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兌言而兌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太祖開国之初所降詔書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一則曰朕本淮右布衣

杲字書作昶 永樂中崑山夏太卿杲於文淵閣寫經 文皇見其字愛之問其姓名因移日於永上故今書文從之天順甲申笪茂舉進士 英宗不知其字本文達言音與陝字同因命改為陝

国初詔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為令

國朝吏部選官曰天選選之日上退朝立寶座後召尚書等官而命之

國初定百官朝賀禮儀贊禮者山呼則曰聖躬萬福後三呼萬歲不
知起於何時
洪武十八年設監察正科舉止之至三十一年乃定制設官鑄印
開寳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諸道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今制新科会
試舉人得給券乘傳蓋始此
漢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至仁宗四世始立州郡學我朝　太祖
於丞丙午秋即訪求遺書立國學以許存仁主之洪武二年立郡
學八年立社學其視前代相去甚遠矣
欽天監每年二月朔進曆樣十一月朔頒中曆於諸王大統曆於百
官進內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壬遁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
粘一紙於宮門御件議用紙數本色折色併監收俱祠部官一員

輸往子嘗與之

宣宗製歷代臣鑒外戚事鑒二書既成即以賜勳戚臣俾勗之

洪熙元年十一月御劄付禮書呂震言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錦衣獄浣衣局并習匠為功臣奴者悉宥為民給還田土凡言事謫戍者亦宥為民

交阯國王被繫入中國以詩諷藩臣曰吾入中華大邑州夷邦焉敢謂王侯可憐無主東隣客却作中原大國囚鴈過衡陽遲塞遠雲遮故里楚天愁有人問我家何在萬里長江不斷頭

國初徵經學士江右胡子祺王佑等十八人至是日大中奏文明之祥上悅悉授御史

成化壬寅八月　憲宗命監生楊粲軍舍孫知往昆陵民錢家取藏

江綱虛岐僧院取刻絲觀音羅漢又命太監王敬往蘇杭諸處取書籍珍玩時敬之翼王千户臣即王寀子誅索無厭江南為之搔動巡撫三原王公按其狀上之悉坐以法

成化癸卯九月十四日太監韋昌傳旨廣東韶州巡檢劉璋陞錦衣鎮撫仁智殿辦事儒士楊玤陞鴻臚寺序班文華殿辦事上林苑監録事邵義陞蘇州府通判是時傳陞之濫非可數計偶閱王公奏議論邵義事特識其一耳

安南國在漢為交阯郡國初其主陳日煃奉貢稱臣後陪臣黎季犛殺其嗣子焜而立巳子蒼為王使易姓名朝廷數遣使誨諭弗悛乃命將臣朱能張輔討之以父老言陳氏夷滅巳盡願復交阯為郡縣詔許之見王文簡公平安南序今南都國學尚存交阯館又

聞朝鮮國李氏亦爲陪臣所篡
永樂間一宮人姓韓身不滿三尺而長於碁呼爲韓長　文皇與之
奕負則賜一金錢勝則命什地三轉而起之
國初選科道不限年歲成化間始定三十以上方與選若由庶吉士
則二十五歲以大也
紀太后黜居吳后幽宮生　孝廟而卒吳后實有保抱之功年十餘
歲　憲廟猶不知悼恭太子卒宦者張敏始言上即召見儀形器
語不凡大喜送仁壽宮撫育　孝廟登極甚德吳后幾欲復之抑
於仁壽一日皇城邏卒得吳氏姪所盜幽宮銀器　上親召問之
曰娘娘所與自門隙中投出非盜也上見其貧甚憐之復其官爲
錦衣百戶吳后賜加膳等於諸妃正德間吳賽劉瑾欲焚之以滅

迹執政曰吳嘗毋儀天下若爾必大駭物情乃以妃禮葬之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初封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襲封親郡王各減半支又以歲歉不給乃為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得本支蓋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即支祿米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礼部既舉行十六歲已上支祿之法又以生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為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所生皆與庶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使帝孫王子豈謂無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為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困辱則處宗藩之法於斯闕矣

蹇忠貞公初名瑢登進士為中書舍人　高皇時奏事稱旨深見奬

賚一日問汝蹇叔之後乎御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近大學士張璁以避上嫌名請改名字敬上親字之曰懋功二公寵遇同而功德蓋不侔矣

户部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參政未行胡文安公言於 文皇曰郭敦有大臣体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愈入見奬勞再四賜宝鈔襲衣明日陞禮部侍郎兼大僕寺卿用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

嘉靖壬辰北虜犯邊劉太卿榮言 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也少隨夫戍生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国為今天子臣民無殺君之禮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 英宗得還此説不見記載而太卿掌詔勑在内閣四十餘年

必有所授之也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公鏞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因言輔係儀賓之弟不當居輦下乃出為叅政遂係為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為輔佐曷嘗有是耶

年號犯前代者三前涼張重華五代蠻人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上都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冢宰試選人題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以譏內閣也

仁壽太后之喪予時在膳部奉檄治喪事 英廟山陵不與孝莊合多有議者奪於 仁壽竟不行 仁壽崩上召內閣屏內臣密語

以手畫圖示之必欲過墻中隔甬道合于一旦曰此　先帝意也可令禮部卜日行之無所避忌於是孝莊乃合　英廟玄宮焉

李中丞充嗣巡撫吳中欲均田賦問其利害於一逹官答曰吾不知利害但聞國初有滕尚書者曾建此議　高皇怒其変乱黄冊腰斬於市李公不敢更言均賦矣嘉靖間王守儀銳意均之節奉明詔不顧也吾長洲曰畝均三斗七升水鄉下田十年不三四登者大受其害而高鄉腴田亦不為益何也文襄公之法四斗五斗額田半折白銀每銀一兩準米三石六斗七斗而上全折花銀每銀一兩准米四石徵收之法先米白銀次之花銀又次之故民力舒焉今畝徵米二斗銀八分五釐准米一斗七升則銀一兩止折米二石又一時併徵民不堪命文襄之良法盡壞而美意亦不復在

民令計蘇州多米萬石以明詔之故不敢作正故有司徵收用新
法户部會計用舊額巡撫者亦不究其故上下相蒙以為利
孝皇時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変均徭則例又擅革接遞夫
役召內閣曰陸偁為御史乃敢擅作均徭則例減舊制夫役劉公
健對曰均徭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不奏請對曰多是革弊與
利豈可罪之乎 上曰巳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懲令府縣
往往遵詔乱法更賦変徭刻為成書肆行於時漫無糾舉者
皇明祖訓所以教戒後世者甚備獨委任閹人之禁無之世以為怪
或云本有此條因板在司礼監削去耳閹人當刑無斬首惟剥皮
凌遲二條以其刑餘之人也
正統庚辰户部尚書黃公福言天下學校宜得賓才乃設提調學校

之官以憲臣爲之賜璽書以行

正德丁丑浙藩林少參莆田人録革除間死事之臣刻之十得五六寧波郡守王公璡山東日照人聞变造戰艦將完　文廟已入寧波衛官械公至南京上問造艦何為荅曰由海道趍瓜州以截來路上義而釋之卒于林下先大夫常言之惜少參不獲聞也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是年元運除舊　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車駕北狩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者有子嗣願自淨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正統初居中用事　張太后崩權傾內外遂成土木之禍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翰林一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為大學士在內閣吾蘇吳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為禮書湯陰李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京師為之語曰礼部六尚書為措老翰林十學士三是白丁朝紳一時盛傳蓋十學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為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

高皇推卿相聘儒士皆有勅今惟內閣吏部元臣降手勅而已

國初命百官礼儀皆尚左改右丞相為左丞相餘官如之按漢尚右如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是也皆尚左之說因循至我朝始定而其間或有因革耶

國初以禮部尚書崔亮議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祭　朝廷祭門戶中霤竈井四品以上中霤門竈三神五品以下門竈二神命為令

又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壽星五神為中祀命翰林院撰文

國初工部尚書黃肅坐法當笞　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令諸臣有過罰俸當始此

高皇帝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宗廟亦有服其見私親尊長亦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於是定議別制梁冠絳衣絳裳革帶大帶白襪烏舄佩綬其衣裳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用祑祭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去佩綬從之仍令如式制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為祭家廟用之又議古祭享無上香之禮命罷之

洪武間以河間知府楊冀安等來朝命吏部精別賢否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坐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職不稱者為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今此制亦間行之然但以宴其第居上者

欽天監漏刻博士元統推演大統曆積分之數上進云臣聞磨勘司令王道亨言有郭伯玉者西安府鄠縣人也精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數之源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上是其言

翰林待詔朱善言臣見民間婚姻之訟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為婚故為仇家所訟或以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復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遍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毋永隔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毋之姊妹與已之身

是謂姑舅兩姨之子彼爲姑舅兩姨之女本無尊卑之嫌古人未嘗以爲非也欲以臣奏下群臣弛其禁上然其言今大明律中乃載若娶已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並離異不知朱善之言與頒律之時孰爲前後也

遣進士分巡郡邑廷議以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而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皆厚遣之

上嘗以給事中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適符周元士之數改爲元士繼又以六科爲士之本源又改爲士源後仍改爲給事中

孝宗登極之日有掌酒內官携其所昵兒入內俄以禁嚴不得出懼而投之酒瓻爲同輩所發　上怒曰是兒奚罪立命斬之諸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　上不聽命諸璫盛服觀刑又

一豎有寵樂勝時或令俑留作大飼以為笑他日入光禄寺庖人誤汚其服豎怒蹴之至死上即收下獄豎涕泣求哀上太息曰法者祖宗所立朕安敢貸竟戮以抵罪

孝宗特主事李夢陽上疏有六害二病三漸之說語侵貴戚貴戚惡之宣言曰彼所謂張氏誰邪中外聞其必有深禍早朝上忽問李夢陽事如何劉健從容 上怒解之曰夢陽狂生妄議時政惟 陛下宥罪以開言路 上作色曰夢陽為朝廷盡言孰謂狂邪徒出不意慚感無地時中宮力請誅之 上曰此直臣也何可 深罪止令覆奏罰俸數月

學士張元禎進所著太極論上真懷中時出展誦凡數日乃已聖性好學如此時語侍臣云人於身心當自檢束已不能檢而欲服人

其能乎

文恪公言　高皇克陳友諒俘其妻李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子女今友諒三犯我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闍氏可沒入掖庭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國於長沙將之國闍氏語之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被殺吾為汝忍死於此仇日當為父復此讐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於宮中潭王來覲入止宮不以禮自撿歸國發兵反　高皇遣大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閉城門抱其幼兒繞城上行收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閻王不見賊王因擲於城外遂架火圍宮盡焚攜其子投陴塹而死　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為辭盡殺宮人　皇后微啓拜待罪僅免餘悉殲除焉

太祖南都建文官開濟等宅甚宏麗因呼為様房至今猶呼品官房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悉由大江至洪武十三年海運遼東以供
軍餉　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粮舡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
至通州一由江入淮歴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
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
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海船造辦
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粮一百萬石由會
通漕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三年始罷
洪武甲戌五月兵部試尚書茹瑺奏禮庶子襲父秩止封贈嫡母所
生庶母無封贈制劉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之秩

封贈詔從之後復以茹劉二公言宋嫡繼母亡許封贈所生之母無正妻次妻並封者今議正妻次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有子次妻無子俱存未有定論　上曰制封嫡母正妻所生則無從宋制見行事例但嫡母在生母不得受封亡後始乞恩若父秩貴於子則以父秩封之

洪武丙寅命翰林院議軍官男姪替職襲叔伯職事及弟襲兄養子女壻承襲養父母封贈禮制事見條例但養子女壻事載功臣錄以後未有聞者

給事中寇璣臨汝人仕　仁廟朝少孤鞠於祖母王及登朝以妻所得封邑回授朝臣得回封祖母自璣始又著令不封贈父母不許先封妻室

中書舍人許應奎試如弘治之屠徑是也亦許應鄉舉如成化之呂

憲是也教官登第者尤多

歷代小史八十五卷終